

集

後

五女七貞



俠義
小說

後集五女七貞

【卷二十七】

話說這一來十對護手鉤出來，但是寶二敦那能够照管的過來羣雄誰知反倒是有些氣力不敵了，寶二敦平常備用的鉤比着李廣通的那對金鉤尙大着一號呢，所以他掌中的兵刃是特別的分兩重，那李廣通的金鉤尙比寶二敦的小一號，且說當時這位寶二敦力戰十雄毫無懼色又走到十餘合，銀鈎大王撒招畧遲，險些喪命在鉤下，把左肩頭劃傷，杜斌趕緊的退下來，這一來寶二敦的精神一振，李廣通等全是把自已全身的本領全施展出來，真是各自存了勢不兩立之心，當時這九對鉤正在拚命的戰威鎮口北的寶二敦，寶二敦也想戰勝羣雄，就在此時突然的一聲喊道，衆英雄請傍退，堂堂俠義士，乃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，轟轟烈烈大丈夫，豈可以多爲勝，我金大力與寶二敦一較輸贏，喊罷，立刻左手提着盤龍棍來到陣前，當時李廣通等，往旁一撤，立刻把這一帶閃開，李三爺等知道金大力是被冤了出來，就見金四爺向對面的寶二敦道，寶寨主請了，寶二敦說道，來者何人，金四爺把棍一擺道，要問你家老爺麼，我姓金名恒家住北京城，曾跟神力王較過腕，還當過善撲營的教習，摔死過大蟒牛，踢死過二蟒牛，那可全是神力王人家老爺子辦的，沒有咱的事四爺現在保着淮安府的漕運總督淮安府上任，恩封都司之職，老寶你聽明白了沒有，寶二敦厲聲道，你家總寨主沒問你的家譜，看你口出狂言定有本領，本寨主倒要會會你，金大力道，你放招過來，四爺與你較量三百合，寶二敦道，奸，寨主爺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力，寶二敦因爲這次是誠心想要跟金大力較較力，往起一縱身，雙鉤是泰山壓頂式，照金四爺的頭

頂打來，那知金四爺這回是豁出來了，見寶二敦的雙鉤到來，自己是不慌不忙，鈎離頭頂五寸尚不理會，鈎離頭頂三寸，金大力雙手橫棍，橫架金樑猛然往上一翻，用盡了平生之力，當的一聲，這一下子可真够勁了，兩下裡是全用猛了，在一碰之後，金四爺的棍撒了手，寶二敦的雙鉤也拿不住了，兩人的兵刃一齊飛向天空，趕到落下來時候，把地上砸了三個坑子，金四爺跟寶二敦全倒退了好幾步，寶二敦道，金大力你是名符其實，金四爺道，寶寨主不枉有鐵羅漢之名，這倒教我金大力起心佩服，寶寨主暗兵刃撒手全算一樣，金大力想要跟寨主略個絀，寶二敦早對他耳聞，知道他這個人摔跤是一絕，自己跟他摔跤定要栽給他，遂冷然說道，寶某是以武功分強弱，以器械定輸贏，我們要憑武功上分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，說到這，回手把虎尾三節棍亮出來，立刻一抖這給棍帶得風響，跟所有使三節棍的截然不同，金大力剛要拾自己的棍，被人推了一把，回頭看時見是杜克雄，原來杜克雄見寶二敦跟金大力兩下裡打了一個照面，便各把力量用盡了，趕到寶二敦一亮三節棍，杜克雄想道，我跟金大力定規好了的，他如果不行我就過去接應他，現在已經到了時候，想着便急忙抗着大鐵鍬跑了過來，一拍金大力的肩頭道，讓皂王爺擒這狗頭，金四爺見他已經過來，怎好再攔阻，遂一撒身把自己盤龍棍拾了起來，杜克雄此時是連喝帶喊的道，寶二敦你還不過來與你見王爺爺戰一百合，當時這位杜克雄大鐵鍬一舉，真不亞如天神，兩下裡的兵弁嘍卒們，全是要看看這半傻半呆的杜克雄這柄大鐵鍬，怎樣的逞威風，這時賊隊中撞出八位寨主趕到陣前，把寶二敦換了下來，這一換下寶二敦去，杜克雄十分氣惱，遂把雌雄眼一睜一閉的向對面說道，你等不用狐假虎威，皂王爺今日要不

把你們拍成肉泥爛醬，鬼王爺誓不爲人。所過來的正是邊北八魔，那追風抄影律德山懷抱一對魚尾雙鋒刺，迎上前來向杜克雄道，你是那裡來的怪物，敢到寨主面前逞能，你是不要命了，律德山這一發話，杜克雄把大鐵鍬一舉破口大罵，罵的律德山怒從心上起，氣向胆邊生，把魚尾雙鋒刺一分，便照著杜克雄胸膛咽喉刺來，那知杜克雄也是不肯上當，見魚尾雙鋒刺到，單臂掄大鐵鍬往上一擋，律德山不是拙招很快，這一下子准得給磕飛了，這時律德忠亮一對沈香拐，縱了過來助戰，杜克雄把自己大鐵鍬上的功夫施展開，那把他們放在心上，此時仙文郎仙文豹這兩位寨主也趕了過來，這一來把杜克雄圍住，杜克雄每逢跟人家一動手就是拚命，就沒打算活著，在陣前動手向來決不惜命，淨照致命處下手，眼看著要被人家傷了，他決不招不架，倒往人家致命處下手。這一來人家倒不能不撒招了，就他這磨盤式，拍哈哈，把人忙了個頭暈眼花，就憑這麼個杜克雄，就把邊北八魔給弄得無法下手，跟着杜克雄大鐵鍬一陣發威，竟把八魔戰了個筋疲力盡，杜克雄一陣性起，大鐵鍬指東打西指南打北，立刻就將律德山律德忠等，用大鐵鍬拍了個腦漿迸裂，鐵背蒲芳笑面狸犴身受重傷，躺在地上，來回亂滾，真是只打的邊北八魔死的死傷的傷，可惜這八魔在邊北全是成名露臉的綠林道，如今竟傷亡在這混小子之手，杜克雄是耀武揚威，把八魔全戰敗，除了當場斃命的四魔外，並有受傷倒在地上不能動轉的，杜克雄也想着一鐵鍬一個，把他們全拍死，免得教他們受活罪，當時這八魔一死傷，實二敦立刻怒從心上起，氣向胆邊生，一擺動虎尾三節棍，縱身形來到當場，高聲喝喊，小輩你敢傷寨主爺的親信弟兄，寨主爺若是讓你逃出手去，老夫退出連環套，杜克雄脫道，實二敦今天你給鬼王

鐵碰頭，我也不能饒你逃走，趕緊把命給皂王爺留下，竇二敦把虎尾三節棍一抖，這回杜克雄也實在的有些怕了，他並不怕竇二敦的武功強，實在是怕竇二敦這條虎尾三節的厲害，自己雖遇見的人不少，會使三節棍的可太少了，雖則有使的，不是鐵的就是木頭的，今日竇二敦這條虎尾三節棍，是真正的虎尾三節棍，這種棍極不易得，必須用三隻猛虎的尾巴去兩頭留中段，這種虎尾的力量極大，只要打上人就是骨斷筋折，所以比較鐵的還厲害，杜克雄吓的是直往後退，竇二敦這條棍是虎尾連毛不退，一抖開，毛烘烘的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，這一疑惑，立時抗着大鐵鍬發怔，金大力已經歇息過來，立時又拉盤龍棍過來，二次戰竇二敦，兩下裡這一動手，真是各把平生所學，全施展出，金四爺盤龍棍，上下翻飛，竇二敦棍法絕倫，這條三節棍的棍法非平庸之輩可比，兩下裡又戰四十餘合，這位金四爺棍法實有些散亂了，自己這才把絕招施展開，花樁八打，莊家十六棍一招一式全都相連，所以他這條棍在使棍的堆內沒有再比他能為大的，只是今日算遇上了勁敵，且說當時兩人各自拚命，金恒用第四招，跟着再翻第五招，竟用烏龍探爪，變式為金龍探爪，這一招已經用上了，趕到再一換招，竇二敦是不死不傷，那知竇二敦故意賣的破綻，金四爺的棍已遞過來，竇二敦用反架金樑，上碰下碰，於是一個斜身塌式，翻身想要敗步趕打，單手甩棍往金大力的頭頂上打來，金四爺往旁一撤步讓過棍頭，那知竇二敦一個旋身拗步，一領三節棍，竟用這種狂風掃落葉的招術，一棍正打在金大力的肚子上，把個金四爺打的是步履踉蹌，險些把金四爺打倒，此時官兵這邊過來三位，一位是托天大帥劉月雄，那二位是馬元雄，李茂雄等，三位過來大叫金四爺退後讓我們擒他，馬元霸一抖桿棒，縱

身過來，擡頭蓋頂向竇二敦打來，竇二敦不敢怠慢，因爲見馬元雄的桿棒來勢太猛，竇二追却故意用了個險招，不封不架，那桿棒已經到了頭頂上，竇二敦雙手攢着虎尾三節棍的兩頭、猛然的往上帶足了勁，當的一聲，竟把馬元雄的桿棒磕飛，馬元雄趕緊的一撒身，那知後背已空，被竇二敦虎尾三節棍打傷了，立刻暈了過去，金大力拉着馬元雄的屍退回本隊，天霸頓足道，我與竇二敦勢難兩立了，說着脫着衣，拉翹尖厚背雁翎刀縱身過來，大叫竇寨主不要逞威風，黃某不才願來領教，跟着兩下裡各顯身手，竇二敦今日破出死命，想跟天霸拚個你死我活，當時兩下裡各存爲分勝敗定生死之心，趕走到四十餘合，分不出勝負來，兩下正存酣戰之時，忽聽得兩下裡一齊的鳴金收兵，天霸跟竇二敦只好各往旁一縱，被此拱手道、我們身爲領袖不得不暫回本隊，明日再戰不遲，請，彼此各歸本隊，按下竇二敦收兵回連環套、且說天霸退回本隊，查問何人擅自鳴金，李煜道，這是我傳令收兵。我見連環套營內的兵馬不少又不見他本隊有動作，恐怕有什麼奸謀詭計，再說像副將大人身爲統率，爲軍中之主腦、豈可輕舉妄動，故此鳴金收兵、保持銳氣，只要是能把竇二敦擒獲，那時節大事可成矣，此時李煜把話說明，天霸點點頭道，還是老前輩顧慮的到，當時撤隊收兵，杜克雄是被竇二敦三節棍鎮住，那還敢露頭，馬元雄的屍首搬進營來，衆人十分感嘆，可惜一員勇將竟自喪命竇二敦之手，天霸派人置備衣衾棺槨，都要從優辦理，要弁們領命照辦不提，且說天霸回到帳中，重行請教張鐸有什麼妙計取連環套，張鐸道，要取連環套不可力敵，只可用智取，因爲連環套山形地勢，實非他處可比，若憑兵力攻打，恐怕不易，現在我看這情形，是非得先破連環套，後擒竇二敦不可，因爲竇二敦

佔自此山，把此山整理得鐵桶相似，兩次會戰總算沒有多大損傷，倘若他要見了敗仗，他緊閉寨門，與我們坐耗，那一來我們別說數百人就再多些也是枉然，現在惟有設法先攻破此山，那時節連環套瓦解冰消，竇二敦孤掌難鳴，我們擒他豈不是易如反掌，張鐸說到這裡從袖中取出一捲紙來，展開看時，正是連環套全山草圖，天霸細看了看，見上面畫的不過是大略而已，張鐸遂向天霸道，此不過全山的草圖，要打算入山，只憑這圖還不行，還得有詳細的圖才行，我張鐸自從到連環套，把一生所學，全施展出來，報效竇寨主，把各處全裝按消息埋伏，到現在我已被竇二敦趕出連環套，我斷定竇寨主定要把我親手裝成的各種埋伏變換方向，我們若是只按這個圖去攻山破寨，定要受他的暗算，我想要趁這時把全山地圖畫好，再破連環套，那不是垂手可得，天霸道好，但不知幾時可畫好，張鐸道，畫到好畫，只有後山的形勢太險峻，並且出入的道路全改變了，所有後山道路須身臨天境的調查他一番才可，我想今夜潛入連環套，探探他後山的道路，黃大人可否隨張某一行，看看他這寨門的形勢，我張鐸願保黃大人安全，天霸道，張義士，這真是笑話了，黃某什麼刀山油鍋全見過，連環套不是龍潭虎穴，難道我真怕他不成，當時定規好了，願意跟着去的有趙壁，黑士傑，尙家台的石寶珍，李煜，夏天雄，邱士傑，李廣通，蓋天俠，蓋大齊，祖殷龍，趙勝，孫起，藍猛，何昆，褚彪，馬四爸，錢大成，秦志通，洪文，方飛，李五爺，這些位全要跟着探探後山的道路，趕到了晚間各自結束停當，一同起身，够奔那連環套後山，趕到一起身時，趙壁黑士傑兩人是狄狄咕咕，一出營帳時，只見這兩個壞事包每人是一個行李捲抗在了肩頭上，朱光祖等看他鬧這種把戲，非常的憤恨，這次探山是

跟着去跟着來。不是到連環套內過夜，那用的着行李呢，朱光祖問道，趙璧你是怎麼回事。你們帶着行李，是想在連環套住些日子吧，趙璧道，我這是打算進了連環套別再出來，朱光祖道，好吧，我也算着該着在這裡葬埋了，天_天照了兩人一眼道，你們不要再門口了，這不是玩笑的時候。這次探山，是入虎穴進龍潭，豈同兒戲，當時黃天霸是正顏厲色的這一說兩人，兩人遂不敢再口角了，褚彪道，趙璧你這是怎麼回事，你那鋪蓋捲裡倒是什麼東西，稍壁道，我這裡的寶貝，是天机不能洩露，到時候你們自知，准得服我趙璧這點先見之能。我准知道今日有這種事，臨時要有大災大難，全仗我趙璧這小鋪蓋捲能够逢凶化吉遇難成祥。你們要是不信，到了時候看，不靈驗算我老趙經師不到、學藝不高，褚彪道，老趙你虎別人去，別跑這瞎事來，衆人便也不再理他。大家遂奔連環套的後山走來，張鐸指點着道路，沿山拗二十里內的邊山一帶，這裡是連環套的外山，這外山一帶，沒有山坡，全是壁立的山崖沒有上下的道路，順着山根往西走出五十餘里，見前面峯頭起伏，鬱鬱蒼蒼，這座連環套的山景以這裡爲最優，因爲靠山一帶，沒有多少草木。只有這一處的形勢最勝，起木叢生獸也特別多了，所以這裡名叫萬獸坡，平日單身人不敢從這裡走，張鐸指指點點的，把這一帶道路簡單的說了個大概，趙璧與黑士傑兩人走着走着忽的大喊大叫起來，天霸忙查問，是什麼事。原來這裡所經過的地方，盡是沒脛的荒草，一走這草叢裡，裡面的狼蟲狐狸四出亂竄，趙璧黑士傑兩人吓的大喊大叫，所有羣雄全警戒着走，說不定就許有什麼毒蟲猛獸，天霸向張鐸道，此處這麼險峻又有這麼多的野獸，我們要想入連環套須留神外山巡山的，如果敢放哨嘍卒看見，定要把大寨裡驚動了，那時恐怕又

是一場惡戰，張鐸含笑的說道。在下早就計算好了，我們從這裡只要穿過去，就是趕環套全山的最高處了，可以查看全山的形勢，這裡是最好的法子用火攻計。把萬獸坡的野獸全趕到山上去，讓這山上的萬獸全進了套內，就讓他們只忙合那山上的野獸，我們可以隨意的查看全山形勢，此時天霸點頭道，好，張鐸取出一包火硝來，跟着把荒草點着，立時濃烟四起，火光冲天，風勢又亂，立成燎原，風借火勢火借風威，萬獸坡的野獸四散奔逃，全往山裡撞，這一來裡面立時亂了，盡忙合着打野獸，跟着羣雄滿進了山口，走上了山頭，只見這一帶好一片良田美地，張鐸向天霸道，黃大人請看，這一帶是連環套內山，地最肥沃，所收的糧食，足夠本山人之用，從這裡往南走五寶溝金銀套，那一帶相傳產過金沙，出過金礦，把這裡的金種曾經開採過這街金沙，還是極好的赤金，在明朝有太監杜志恒，曾經開採，每年能出數萬兩真金，這一來所有附近的居民，全偷着來開採，及至明朝事敗，杜志恒於事敗之後，的金礦的礦口道路給堵上了，可惜大好的出產竟棄置成廢地，可是金銀礦之名，非常的昭著，在金銀礦之後，就是五寶溝，那裡出寶石，這種寶物不易開採，非得是會看這種寶石的不能辨認，因為不易開採，空蘊藏着無數的珍寶竟無人知曉，趕到日久年深，才知道這裡寶石的珍貴。現在這座山套，被寶二敦佔據之後，把各處全都封鎖了，不准本山嘍卒們私自開採，張鐸是口講指劃詳細的說與了大家，一面說着一面往裡走着，他們是仗着這把火着的，把野獸順着山道往裡趕，這一來所有狼豺虎豹，如飛的這竄、把後山的嘍卒咬傷了好幾十名，這一來各處只有忙合着打野獸，那遠顧的了別的、亂裡羣雄隨着張鐸順着山查看，約走了二三里地的光景、只見靠東面一帶是古木參天，可

是比較着外山一帶樹林子可差多了，張鐸向天霸道，此處名萬樹坡，是山內樹木最多的地方，出產極大，這一帶木材出產，每年也能值幾萬金，可惜他們只知道爲強盜，不董的開發地源，雖有這麼大的出產，形同廢物、張鐸一面說一面領導着羣雄由萬樹坡往北走、永遠望去，只見前面一座套口，名壬水套，水極深色如墨染，過了這座壬水套，仍往北走，路經墨石嶺，此處是入山頭一關有名的地方，只要闖過墨石嶺，就算是進了連環套，強鐸領着羣雄繞着山根一帶把連環套內要緊的所在，全一一看過，又指着說與了大家，這種的埋伏當初是我自己一手裝成的，如今他已經改換方向、當初這機關總絃在東邊，現在准挪在了西邊、當初設若是在南邊的，准改爲北邊，這是竇二敦疑心的地方，當時大家把全山採遍了，把連環套內所有的險要處全採探的明白了，這才要相率出連環套，就在這時，猛然間一聲號砲，四下裡山鳴谷應，喊殺連天，敢情正是那連環套竇寨主率隊查山，因爲竇二敦自經與官兵大戰，撤退回山之後，趕緊查問是何人鳴金，尙文義趕緊答道、我見官軍後隊移動，恐怕受了他的詭計，所以鳴金請寨主退回來，竇二敦點點頭，來到中央大寨，進了聚義廳，令各家寨主重新點名，查點各寨的嘍囉，所幸這一陣並沒有損傷，此時天色已晚，各寨的燈火齊明，竇二敦因爲戰傷了四家寨主，十分悶悶，晚間與衆寨主計議，防備官兵暗襲山寨，那時若是再容官人進連環套，不如趁早讓與他人我們不必再在這裡現眼了，竇二敦這番話說得衆寨主面上無光，衆寨主全退下去，剛出聚義廳，只見一名嘍囉如飛而至，闖進聚義廳，向上跪倒道，報，本山後寨石城內御馬，踏山玉獅子被人家盜走，特來稟報寨主得知、竇二敦一聽哇呀呀一聲怪叫，立時傳話到後山要查看明白，所有退出

大廳的各寨主，也全沒走，竇二敦氣呼呼走出聚義廳，各家寨主緊隨竇寨主身旁、同奔後山，趕來到後山石城，這裡守後山的小寨主們聽得總瓢把子親查後山，這才慌了手脚，一個個全牽帶着手下喽囉迎接，竇二敦十分懊怒，他因為這座連環套敵人竟能隨意出入，毫無阻擋，御馬二次被人盜走，這種情形令人面上太以無光了，竇二敦這一惱怒，臉上的顏色非常難看，衆寨主各懷着鬼胎，那敢有一點聲響，竇二敦來到石城前，只見石城的門依然封閉着，並沒開動，自己越發詫異，心說這可是怪事了，石城除了這個石門之外別無道路出入，建築的又十分堅固，決不致有別的道路，當時一細問這報事的喽囉怎麼發覺的御馬被盜，看守石城的頭目，趕過來報告道，啓稟寨主，這匹踏山玉獅子，我們自從奉總寨主之命把他關在石城生死由他，只因石城內在御馬沒被盜時，是新領了一批御馬口糧，才不致餓死，不料適才因為在這一帶發現野獸了，我們追趕到石城，圍着石城一細看，只見在西北角上有一處被掘的洞，我們進去一看，御馬蹤跡皆無，四處查找一番也沒有一點形跡，後山並沒有道路，山勢這麼險峻，怎能把御馬盜出，實在是怪事，竇二敦聽了點點頭不發一言，繞到石城查看盜馬所挖的那個洞，只見高不滿四尺，就是最小的馬也不能出入，因為人若出此洞口須塌腰而行，牲口身體粗大，絕對不能出此洞口，所以竇二敦看着非常奇怪，當時率領衆寨主進了石城查看一番，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形跡，復返出來向後山頭目問道，盜馬之事何時發現，頭目答道，就是適才之事，竇二敦向衆寨主道，看此情形盜馬之人走出不遠，我們要趕緊追趕，拿住賊人連同那踏山玉獅子一同碎尸萬段，給他一個斬草除根，永絕後患，衆寨主剛要往後山追趕，尙文義道衆位寨主且慢，回頭向竇二敦

道。總寨主不要徒勞往返，未必是今夜之事。寶二敦道，尙寨主如何見得，尙文義道，極易查明，後山一帶沙地最多，牲口在浮沙經過定留痕跡，我們查蹄跡卽明是今夜之事不是了，寶二敦點點頭，尙文義帶着嘍卒們點着燈籠火把去到後山沙地上，細細查找蹄跡，在快到了絕頂懸崖的地方，查出一片蹄跡，尙文義細細一看，回頭向寶二敦一擺手道，總瓢把子請過來，寶二敦趕緊過來，顫着尙文義手指處看去，見那地方一片蹄跡，因爲有十餘對燈籠火把，照着地上絲毫畢見，只見那片蹄痕上有許多爬蟲經過的痕跡，就這情形推測，顯而易見不是今夜之事，二人均站起身形，寶二敦道，尙寨主實在高明，這種地方寶某決沒有這種細心，不過這種事情實在令寶某十分惱恨，御馬二次被盜，鼠輩們入這連環套如入無人之境，寶某若不能將盜馬之人拿住，有何面目在口北立足，枉稱綠林道魁首，尙文義道，總寨主不必惱恨，這是防不勝防之事，此後全山防守工具，必須加一番改革，據我們自己看這連環套內設備的消息埋伏，不亞如鐵塵墻銅一般，就算讓他有超羣的武藝，絕頂工夫也不能這樣容易出入，如今御馬兩番被盜，定是內中有奸人勾結，或是本山的人賣底，寶二敦略一沉吟，向尙文義道，尙寨主據我看這事決不是他人所爲，定是那張鐸，此人當年在連環套，本寨主把他視同手足，所有全山出入的道路，全在他肚子內，萬沒料到一個頂天立地奇男子，竟不能够言行一致，形同匹夫之輩，他當年入連環套之時，曾與寶某誓共生死，結下盟約，決不背寶某，他這話大約賢弟等全聽見了，如今竟敢賣我連環套，除他知其中的機關，誰也不能完全曉得，今竟如此的負義賣友，本寨主難出胸中這口惡氣，尙文義道，寶寨主不要這麼氣惱，您想勝敗乃是兵家的常事，並且御馬被盜事出非

常，尤非平庸之輩辦的到的、我們爲今之計、惟有趕緊設法，把全山防守工具，全修改一番，就讓他是本山之人，也不容易被他撞進連環套，竇二敦聽了尙文義這番話，十分佩服，當時把守後山的各少寨主全諄諄囑咐，緊嚴守各寨，不許讓奸細進後山一步，若由後山進來一人，本寨主決不寬容，後山各寨主唯唯領命，竇二敦回轉中央大寨，還沒坐穩，忽有嘍卒飛報，啓稟總瓢把子，後山突然起火，萬獸坡的野獸趕奔山頭上撞來，請總瓢把子定奪，竇二敦一聽立時率帶衆寨主，到外面查看，只見順着後山一帶的山道上，盡是狼虫虎豹，怪蟒毒蛇全是凶猛的野獸，外山一帶，火光照天通紅，這一來所有的嘍卒們，不知道是那裡的，吓的各處逃竄，全是疑神疑怪，竇二敦也不知這是怎麼個原因，尙文義向竇二敦道，總寨主看這把火決非無故而起，與本山的安危頗有關係，據尙某看，還要細細防備嚴查前山寨門，沒有寨主的命令，不准私自出入，就是本山各寨寨主全是一樣，得謹遵總寨主之命，當時這一傳令，竇二敦點點頭道，防守嚴緊，這倒是應該的，只是這種野獸倒得趕緊設法收拾，不能因循生悞，尙文義立時指點調動着各寨的寨主，每一寨調出五十名精壯嘍卒、把這嘍兵等調出一隊來，散佈在兩面的山道一旁，兵刃在頭前，弓箭在後面，這羣野獸是順着山道奔五寶溝，竇二敦跟尙文義站在山頭上看着嘍兵列隊的情形，全按着打圍的情形各處按下埋伏，尙文義向竇二敦道，總寨主，這裡怎麼竟有這麼多的野獸，看這情形是本山的野獸，今夜竟聚合起來，這倒是怪事，我們正好列一圍場、打些獅豹野鹿，拿這野味下酒，豈不有趣，竇二敦道，打圍倒是小事，據竇某看，若是容野獸竄入前山，恐怕要傷人害命，再說野獸既然進了連環套，再想教他出去，那可就難了，接容

竇二敦又道，尙寨主，這是山外這把火燒進來的，若是沒有這把火，連環套絕沒有獸蹤，這麼辦吧，教頭目們把柴草堆點着，往五寶溝一帶扔下去，把山道截斷了，自然野獸不易往前山竄了，只要把五寶溝截斷之後，野獸勢必逃奔萬樹坡，趁勢把野獸趕進去，把山口截斷，任他有怎樣的凶狠野獸，也不能再往外竄了，尙寨主你看這麼辦怎樣，尙文義連聲道好，立時按着竇二敦的話傳下令去照辦，赶到各處全佈置的好了，全有頭目們把守，這一打野獸，竇二敦尙文義坐在山頭上看着非常高興，那知這裡視同取樂，張鐸已暗中把一座鐵壁銅牆的連環套，化成灰燼，且說竇二敦在山頭督飭衆家寨主把野獸擠在萬樹坡，直到四更之後，才把山上的野獸肅清，查點被傷嘍卒，不下三四十名，竇二敦非常惱恨，到後山萬樹坡又查看了一番，草木全被燒的成了灰，一細看這種情形必是有人蹤火無疑，此時火滅烟消，却沒有一人的形蹤，敢情那張鐸，乘着山內紛亂之際，把整個的連環套查看的清清楚楚，按着他所畫的圖對照的明明白白，又對於改換的消息埋伏，滿調查明白，自己暗笑竇二敦是枉費了心機，這山上的消息埋伏，全是自己親手所裝，就讓你改變門戶，可是機關的主幹未移，仍是無用，擋的了他人，未必擋的了張鐸，當時天霸等，把全山的形勢一一的過了目之後，張鐸等保護着天霸循舊道而回不提，且說竇二敦知道此番從火燒萬樹坡之後，把羣獸趕到山上去，這種計策決非他人所爲，必是那反復無常，賣友求榮的張鐸那匹夫，不想當初我待他情同手足，凡事言聽計從，萬不料他竟敢這麼背叛本寨主，尙文義道，總寨主，張鐸原本是豺狼之性，難共大事，如今他棄連環套歸官兵，還算是萬幸，若是他仍然在連環套忍着，只怕到現在定有無窮之禍，竇二敦深以爲然，趕緊關

動後山各寨的寨主，全要小心的把守着各處山口，不得稍事疏忽，以防官兵暗襲連環套，吩咐畢回轉聚議廳，這時天光已然大亮，所有各寨主全是徹夜未眠，竇二敦却又召集各寨寨主齊集聚議廳中議事，衆寨主到齊之後，竇二敦向尙文義深深一揖說道，竇某以大事相託，望尙寨主要念在結盟之義，共事之情慨然允諾，則連環套事尙可圖，只不知尙寨主肯爲力麼，尙文義道，總寨主有事自管明言，我尙文義自入連環套以來，有張鐸他一人攬大權，我事事不敢過問，其實他那種奸詐的情形，我尙文義洞若觀火，那時總寨主言聽計從，我尙文義那敢再妄添一言，如今奸人已去，寨主只要以我尙文義爲可託，有什麼難解之事，只管明言，我尙文義若有一點退縮不前，教我必遭天報，當時竇二敦含淚說道，我竇二敦血心交友，想不到竟遇這種負義之人，從今日起連環套內調動各寨及若何防守，是惟尙寨主之命是從，我是專待與天霸小兒決一死戰，只要分出輸贏勝負，也好令竇某償了夙願，從此就是令竇某棄連環套亦所甘心，況且竇某自到關東，所有佔山搶掠，劫御馬抗官兵，何嘗有一事不干犯法條，竇某心如明鏡，只要是報了商家林一鏢之仇，情願到案打官司，該殺該刮任憑國家，當時竇二敦說出這番話來，尙文義道，總寨主何出此言，想這連環套事尙可圖，縱有意外也不致寨主一人當之，當時竇二敦道，尙寨主不要這麼謙遜，竇某並非對衆家寨主灰心，只爲連環套經這麼大的心血，竟不能擋官人，任意出入此山，在先前以爲高枕無憂，却不料官人如入無人之境，看起來連環套若想保守，除非是與官家以武力分強弱定輸贏，才可保守住這座連環套，當時尙文義隨點點頭說道，總寨主所見不差，不過總寨主用不着灰心，把全寨事讓與尙某，決不令他再進連環套一步，動我等一指，當

時尙文義說出這種話來，竇二敦尙文義道：「咱們是一言爲定，賢弟你就多偏勞吧。」尙文義道：「小弟此番要全部調動一番，以免日久弊生，當時兩下裡議定，由尙文義傳令，衆家寨主挨次點名聽令。」衆家寨主齊集聚議廳前，聽候尙寨主的命令，當下尙文義傳令：「從中央大寨點起，挨着把各寨點完，所有沒在各寨的全山各寨主遞補，把前後中左右各寨是互相調動了一番，把各寨精壯的嘍卒滿要挑選出來，是每一寨抽調出四十名來，這四十名精壯嘍卒，是在他本寨裡挨個的較量過兵刃力氣，這樣挑選的滿是百中取一的，把這二十四寨中選出九百六十名精壯嘍卒，按五行分爲五隊，供隨總寨主出戰時之用，這九百多生力軍，由老四寨寨主統率，那天龍掌着五隊的大權，有營轄調遣生殺之權，只要一出戰，就要調這五隊，當時這裡一切安排的秩序井然，所有山內的各寨全是各有專責，尙文義掌着全山的大權，所有遣調去留滿是由尙文義作主，竇二敦把大權交了尙文義，彼此都是推心置腹，當下連環套養精蓄銳，樓待與官兵決一死戰，按下連環套不提，且說張鐸自經在連環套對証地理圖，把全山的圖形勢全畫完了，帶領羣雄回轉大營，張鐸是連歇息全不歇息，連夜的趕畫全圖，把全山的圖，滿用圖解釋清楚，把一座連環套的圖滿畫好了，送到了天霸面前，請天霸細看，天霸是深爲讚嘆，看起來張鐸實在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可惜先前未遇真正知己之人，不能展他的所長，如今一心歸正報效國家，才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。當時黃天霸仔細把全圖看完，又挨次的把地圖與衆俠義專看了一番，請大家計議攻山破寨之策，張鐸道：「此山形勢得自天然，所有連環套內，明五溝，暗五溝，五五二十五溝，是連環形勢，最險不過，並且內有六十四寨，全是綠林道成名露臉的英雄，想取連環套若用兵

力明着攻打，是虛耗錢糧，勞而無功，如今既有本山全圖，所有出入連環套的道路詳載無遺、連環套內所有的埋伏，不用再行探探，不過各處全有嘍卒把守，所有全套的各寨，全相隔不遠。一有警變勢必驚動了各寨，互相策應，若想攻打連環套，勢須雙管齊下。教他首尾不能兼顧，那一來大事方成，若是只憑一部分的力量，人數太少，牽掣不動，恐怕不能成功，還有十分的危險，當時黃天霸不住點頭道，黃某我歷來待朋友是始終如一，用而不疑，疑而不用，此番張義士肯這麼以誠意相助，黃某承情不盡，只爲我們是在官應役，食國家俸餉應該報效，就是身經危難亦是應該，像張義士及衆位老少羣雄全是念私人的交情義氣來幫忙、並非所應爲的事，但是衆人都存心替黃某出一分力，我天霸決不能忘恩負義，張義士此番出力，我將來定有人心，石寶珍道，張義士是嘔心吐胆的助副將破連環套，將來黃副將決不虧負你，石大爺的意思，是只要張鐸肯真心的報效官家，決不埋沒他這分苦心，張鐸忙說道，請大家不要見疑，我自從反正之後，自己已革面洗心，痛改前非，那敢再自暴自棄，深願衆俠義及黃大人，不要對我起懷疑之心，我若負黃大人及衆位俠義，教我今生落個綠林道爲匪，來世還脫不掉賊皮，當時張鐸一起誓，黃天霸道，張義士言重了，我黃天霸若對閣下有二心，令我不得好死，當時二位一起誓明心，全把懷疑之心解釋了，張鐸拿定主義要盡全力助黃天霸攻取連環套，要憑自己平生所學報效國家，萬一憑自己這番心血微倖成功，把平生所學算是沒白糟踐了，張鐸是把一身本領領在這回事上，所以把全副精神提起，畫成了連環套的詳圖給了天霸道，副將大人請看，這是連環套的全圖，如外有四張分圖，五張總圖，這圖是破連環套的關鍵，請黃大人用明修棧道、暗度陳